

跟着古诗词
游义乌

寒山秋浦月，肠断玉关声

那日从大寒尖下山，抵达大寒山脚时，天已完全暗了下来。不料抬头一望，恰有一轮明月自天边悄然升起——竟是新年里的第一个“超级月亮”。在这凛冽的寒夜，方才走下山径，便与如此清辉迎面相遇，不禁让人兴奋异常。但见清辉静静洒落，既为苍茫的夜色添上了一抹皎洁，也照亮了游人脚下的归途。

大寒尖坐落于浙江中部的义乌最南端，素有义乌境内第一高峰之称。且不说沿途风光何等秀丽，单是这“第一”之名，便已唤起了诸多游人的攀登之志。其海拔925.6米，谐音“就爱我”，更契合青年男女心愿，前来登山者络绎不绝。难怪我们下山时虽已暮色四合，仍见不少年轻人向上而行——这份执着，恐怕唯有亲历者方能体会。

寒山映月，吴溪潺潺。三国时期，乌伤县（今义乌市）属东吴辖区，是东吴在浙中的要地。自大寒山脚汇流的溪水在古代即称为吴溪。沿此吴溪踏上归途，不一会儿即可到达赤岸镇清溪村。此刻，泛着暖红光晕的“超级月亮”一路相随，但它洒下的清辉却依然透着寒意；加上下山途中衣服早已湿透，归途中又遇寒风四起，直让人瑟瑟发抖。唐代诗人李白曾在《清溪半夜闻笛》中描绘过大寒山的景致，其诗意或与此刻的心境有所相似。其诗云：“羌笛梅花引，吴溪陇水情。寒山秋浦月，肠断玉关声。”

李白，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，是唐朝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，其诗风雄奇飘逸，被后世尊为“诗仙”。诗中的“羌笛”，是西北羌族的一种乐器，象征边塞戍卒的乡愁。“梅花引”，既指笛曲《梅花落》（汉乐府横吹曲，在南朝至唐代，它已成为诗歌中表达伤别怀远的经典音乐意象），又以梅花暗喻江南春色，与边塞荒凉形成对比。“吴溪”与“陇水”，是空间意象上的一对组合：“吴溪”，即指大寒山脚下的吴溪（也可意指吴地的溪流，泛指江南水乡）；“陇水”，即陇头流水（地处陕西陇西西北部），此处暗含征人从江南到塞外的漂泊轨迹。一个“情”字，牵起了跨越山河的故园之思。

“寒山”与“秋浦”为此诗中的又一对组合，两者同时构成了一幅时空交织的苍凉画面：“寒山”，即指义乌的大寒山（也可泛指冷落寂静的山峦，传说北方有常寒之山）。“秋浦”，可解释为秋日的水滨，借指边塞秋夜之景（也可指安徽池州之秋浦，借地名秋浦暗示江南记忆）。故“寒山秋浦月”可解释为：眼前义乌大寒山上的秋月，也可指记忆中安徽秋浦的月亮，两者在“清冷、孤寂、惹人乡愁”的意境上完全融合。“玉关”，指玉门关，汉代以来成边的象征。在诗中，“玉关”与“陇水”一样，皆可虚指边塞，而非实写诗人之所在，这是通过笛声联想到的意境空间。

一曲笛音，一缕愁思。诗人在“清溪”的秋夜，听到了羌笛吹奏《梅花引》的情景，由此展现了人在旅途的忧愁心境：诗人夜宿清溪，但闻羌笛声声，吹奏着《梅花引》的哀曲。在地处江南水乡的吴溪之畔，诗人闻笛生情，不禁勾起了陇水般的边塞苦寒愁情。深夜寒山寂寂，秋浦月光凄清，那传来的笛音啊，竟像玉门关外令人肝肠寸断的回响。

全诗语言凝练，意象苍凉，以简练的二十字构建了多维的情感空间：笛声是纽带，连接着江南的温柔与塞外的苦寒，深度融合了诗人深切的乡愁与对边塞苍茫境遇的体悟，描绘了一幅笛声哀怨、陇水幽咽的凄美画卷；月光是见证，照见个体乡愁与集体创伤，这寒山秋月、玉门悲声，共同烘托出征人的思乡断肠之痛，与遥远的边关烽火融为一体，奏响一曲跨越山河的深情交响。

李白诗中的义乌山水

关于李白《清溪半夜闻笛》的创作地点，目前尚无确凿史料直接记载。但在赤岸一带，有“清溪”“吴溪”，还有“大寒山”，诗中的这三个关键地名，同在义乌的一个邻近小区域内存在，构成了完整、自洽的地理意象群，这难道只是一个美丽的地理文化巧合？义乌的山水与李白诗中的地名如此契合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文化叙事，是李白与义乌山水的潜在渊源。

清溪村为赤岸镇属的行政村，分上清溪、下清溪。据《嘉庆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清溪，在二十六都，县南五十里。”对于大寒山，则在明清年间义乌各县志中都有记载：“大寒山，在县南六十里，山顶有池，四时不竭。”如今的“寒山景区”，已成为各地游客登高望远的热门打卡地。诗中的“吴溪”，诗时是对流溪的指代，毛唐流溪的流溪的流溪。据《万历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吴溪，去县南三十里，源出寒山，至赤岸口西南，过王村，至丹溪而与婺州之水合，故名双溪。”

“吴溪”之名源自三国时期。据《三国志》之《吴书·吴主五子传》记载：“孙皓即位，迫和、霸旧隙，削基、壹爵土，与祖母谢姬俱徙会稽乌伤县。”孙皓即位后，追究孙和与孙霸的旧怨，削除了孙基、孙壹的爵位封地，同他们的祖母谢姬一起流放到了会稽郡乌伤县。为此，他们沿乌伤县的水路溯流而上，最后在被他们称为吴溪的一带择地而居，含有吴地溪流的意思。

李白一生好人名山游，寻仙访道。大寒山一带在历史上有黄大仙、葛洪等踪迹，具有隐逸文化的色彩，极有可能吸引“诗仙”前来。唐天宝三年（744年），李白在长安送别忘年交贺知章后，专程到会稽（今绍兴）寻访旧友，但未能相遇，随后沿浙东山水继续东行，经宁海抵达天台山。也有专家指出，李白此次是护送贺知章回会稽永兴（今杭州萧山区），然后沿浦阳江乘船至诸暨，又从诸暨至金华，访问了赤松山，写下了《古风五十九首》（其十七）“金华牧羊儿，乃是紫烟客”的诗句。此外，在李白诗中多次提及“金华”，如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》中的“落帆金华岸，赤松若可招”，《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》（其二）中的“闻说金华渡，东连五百滩”，以及《对酒行》（其一）中的“松子栖金华，安期入蓬海”等。

基于李白诗中对金华的诸多描述，体现出李白对金华的熟悉程度，故有人认他为曾亲身游历过金华。义乌地处浙江中部，历史上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频繁，故李白就有可能来过义乌。也有人考证指出，李白曾从新安江赴金华登临了八咏楼后，沿义南古道经义乌过东阳、新昌，再前往嵊州、天台。

不过也有人认为，李白的足迹从未踏上过金华的土地，虽然李白曾在诗中多次提到金华，但仅凭对金华的一些传闻而作。既如此，李白也完全可以凭着对大寒山、吴溪、清溪等传闻的理解，写就《清溪半夜闻笛》一诗。

李白诗歌的意象多解性

在《清溪半夜闻笛》一诗中，有一个地名极为关键——秋浦（今安徽省池州市）。此诗另说当作于秋浦一带。秋浦县因境内的秋浦河得名，始置于隋开皇十九年（599年），治所在今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殷汇镇，于唐永泰元年（765年）又迁治至贵口（今池州市主城区）。

李白曾多次游历秋浦，并创作《秋浦歌十七首》等名篇，从不同角度歌咏了秋浦的山川风物和民俗风情。此外，在池州也有清



赤岸吴溪

溪河（现称白洋河），是一条贯穿池州市主城区的通江河流，且自唐代起即以清澈水质闻名。该河经人工改造后形成上、下清溪之分。李白曾在此寓居三年，创作了《清溪行》等传世诗作，写有“清溪清我心，水色异诸水”等诗句。

李白在唐天宝、至德年间，曾长期漫游皖南，包括秋浦、青阳、宣城等地，对当地极为熟悉。故有人指出，《清溪半夜闻笛》一诗就可能写于这一时期。诗人身处江南秋浦，夜闻笛声，联想西北边塞的“羌笛”“玉关”等，形成空间跳跃的乡愁与边塞想象。这也符合李白的创作习惯。诗中提及的“吴溪”“寒山”之名，可能为文学意象而非确指：“吴溪”可解释为吴地的溪流；“寒山”意为冷落寂静的山峦，传说中北方有常寒之山。

凡此种种，此诗作于“秋浦”同样论据确凿，但即便如此，义乌有大寒山、吴溪、清溪等，地名组合完整，证据直观充分。身处义乌山水间，李白闻笛展开联想到边塞的陇水、玉关，逻辑似更贴近“即景生情”。此外，李白能在秋浦闻笛声而联想到边塞之愁情，那他在义乌也同样可联想到秋浦之



拍摄雪松

月光。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，李白诗歌的魅力在于其意象的流动性与多解性，他的创作空间是弹性的、意念化的。体现在此诗中，诗人打破现实时空的藩篱，展现出了驰骋万里的超然联想，对吴溪、陇水、寒山、秋浦、玉关等地理意象快速切换、密集组接，通过一缕笛声连通，将清溪笛声、寒山秋浦的月色，以及由笛声激发的历史想象（戍边）等一同压缩进此诗，完成跨越时空的意境编织。

林海雪原

漫主义诗人的代表，李白诗歌的魅力在于其意象的流动性与多解性，他的创作空间是弹性的、意念化的。体现在此诗中，诗人打破现实时空的藩篱，展现出了驰骋万里的超然联想，对吴溪、陇水、寒山、秋浦、玉关等地理意象快速切换、密集组接，通过一缕笛声连通，将清溪笛声、寒山秋浦的月色，以及由笛声激发的历史想象（戍边）等一同压缩进此诗，完成跨越时空的意境编织。

登山途中

完成跨越时空的意境编织。

于枝杈间，宛如洗尽铅华的曼妙女子，幽静地守护着这片圣洁的土地。这一串串、一簇簇，被白雪包裹的枯寂枝头，仿佛都藏着一首凝练的小诗，在方寸之间铺展意境。这诗意盎然的雪景，是冬日大寒山无法抗拒的视觉诱惑，不断有游客走进灌木丛林，开始攀枝折“花”。大多数游客则纷纷拿出手机，拍下这玉树琼枝的璀璨美景，在这银装素裹的天地间，寻得一份心灵的触动与共鸣。

“王者之山”的美丽传说

“到了！到了！”待气喘吁吁地爬到寒山顶，眼前竟是一马平川。前方的游客挥舞着双手，满怀一种登顶的自豪感。在山顶上立有一块石碑，上面雕刻着“大寒尖”三个行楷大字，游客们便扎堆于此打卡拍照。围绕石碑转上一圈，再俯瞰山间的苍茫云海及零星村落，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，就像是对人生中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和挫折的一次总结与升华。当指尖触碰到象征大寒尖高度的石碑，当视野豁然开朗于云海之巅，身体虽被大寒山的凛冽包裹，灵魂却在拥抱义乌境内第一高峰的喜悦中寻得了辽阔。

大寒山又名大安山。相传在两千年前，汉光武帝刘秀曾逃难于此。因人困马乏，其到了晚上倒头睡于山头，等一觉醒来，发现天已大亮，慌忙起身准备择路而逃。环顾山前山后发现并无追兵，遂转忧为喜，并欣然给这座山取名为“大安山”。今位于永康地界的半山腰，有大安寺遗址，还有大安坪，义乌杨盆村的民宿名为“栖隐大安”，等等。这些都与“大安山”之名相关。大寒山顶原有天池，如今已然不在，但山涧清泉确是绵延不绝，大小瀑布长流不息。

与其他开国君主一样，刘秀的开国之旅充满艰辛，其逃亡之路也充满传奇色彩。但刘秀是否真的来过义乌，目前还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。因此，山高树密，气候寒冷，即使炎夏盛夏，停留在山尖上也是凉风习习，煞有寒意，而且方言中的“安”与“寒”谐音，故“大安山”之名就渐被“大寒山”取代了。

大寒山是义乌与永康的界山，又临近武义、金东，故此山就成了四地登高者的共同打卡点。让时光再倒回大一统的东汉王朝，此四地原本就是一根藤上结的瓜。东汉建武元年（25年），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，恢复“乌伤”旧名（王莽建新朝时曾改“乌伤”为“乌孝”）。东汉初平三年（192年），分乌伤县地西面一部分辖置置长山县（今金华、兰溪）。东汉兴平二年（195年），分乌伤县东部地建吴宁县（隋朝并回乌伤）。三国吴赤乌二年（239年），在乌伤县西南地建武义县。赤乌八年（245年），分乌伤县地南面一部分辖置永康县。至此瓜熟蒂落，各兄弟县（市、区）各一方。

在今大寒山顶，立有分别指向义乌、永康、武义、金东等四地的指示牌，平时也可见四地游客同登临的欢聚场景。其中在永康境内，也有多条路径可以登顶。武义、金东的游客可经慈溪村，再沿盘山公路登临大寒尖。“自古华山一条道”，但条条山路通向大寒尖，这或许出于各地游客怀有对大寒尖的共同敬仰与向往吧！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摄